应当问问他们是否同意

王栋生

网络视频上有美国电视台的搞笑节目，主持人要求对孩子谎称“爸爸妈妈把你万圣节的糖果偷吃光了”，还有一个，是用乱七八糟的东西包装起来代替圣诞礼物，来试探儿童的反应，然后上传视频，比赛笑点。虽然可笑，但这类活动设计令我惊讶，这样做会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。儿童听说糖果被父母偷吃一空，有的惊叫有的哭闹，有的甚至发狂；他们撕开圣诞礼物的包装，看到空塑料罐、一个土豆或是吃剩的三明治，则困惑不安。当得知这恶作剧是电视主持人的馊点子时，有小男孩骂脏话。——美国家庭是不是很愿意做这样的事，监护人的权利是不是能有这么大，是不是监护人同意的事就一定合法，这些，引起我的思考。

这件事可能说明，即使有严格的监护人制度，但监护人的素质是另一回事。我之所以关注，是担心“人家发达国家能有，我们也可以有”的逻辑发作，现今已有很多不宜让儿童观看的电视节目了，万一再有人起而效颦，局面恐怕很难收拾。

在儿童教育的权益问题上，不但要看是否合法合理，还得考虑是否合情，要为儿童的未来着想。在没有法治意识的环境里，儿童权益很难得到尊重。比如，儿童的肖像权受法律保护，儿童在幼儿园，如果被外人拍照，图片被用于商业目的，园方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多年前曾有专家在讲座中举例，参观日本幼儿园，看到儿童可爱，随手拍了几张照片；告别前，园长追出来，一再鞠躬致歉，请求将胶卷曝光，因为没有得到监护人允许，家长有可能投诉。可是，我也听到媒体记者在校园里肆无忌惮地说“我们什么都可以拍”。

不可思议的事很多。有些中小学校对外开放，接受参观，收“学习费”、“资料费”，实际是变相卖门票。十多年前，某省有所农村初中，出了名之后，收取“参观费”，每人次30元，引起轰动。现在某省有个农村初中，参观费达到230元，每个参观者可领一个装着几本自编书的“材料袋”。春秋两季，全国各地，趋之如鹜，校门口经常能停几十辆大巴，附近的餐饮宾馆业也拉动了。这，还是学校么？学生的学习怎么可能不受干扰？

比这更普遍的，是被委托担负监护职责的学校缺乏保护学生权益的意识，总是无意间被利用。中小学教育盛行的“公开课”，经常被录像，制成光盘公开出版销售。有些“教育咨询公司”长年举办的各种“名师示范教学”，课堂就在大礼堂的舞台上，学生充当配角，上千教师观众交了“会务费”，凭票入场（就是门票）。主办方当场录制，隔日“闭幕”，就在会场门口出售价格不菲的成套光盘，事后几方“分成”。——在这里，学生的权益被侵害了，他的学习活动被用于商业目的，而他却无法拒绝，甚至毫不知情。

随想随说

最近出席一个保护学生权益的研讨会，本想说说这个问题的，看到活动安排上有若干节“公开课”，便有些犹豫。固然主办者都是诚实正派的同行，但“公开课”毕竟会令学生不安。考虑到主办单位也许会很谨慎，出于礼貌，没敢在发言中说出来，以免扫大家的兴。但我每次谈到这个问题，总会有教研部门或是专家教授不以为然，反问：“为了让更多的教师上好课，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我孤掌难鸣，但我一直在想，这个问题，应当征求一下学生的意见，问问他们是否同意。而那些“教育咨询机构”或是音像出版业者则总是疑惑地反问：“那我们以后靠什么吃饭呢？”

对他们该“靠什么吃饭”，我不知道，对别人的择业，我不应表示过多的兴趣；我知道的是，靠损害少年儿童的利益吃饭，肯定不对；而且，我想到，孩子们长大后，肯定会明白这一切。更大的麻烦，将会出现在未来。

夜光杯

云洞岩（中国画） 杨铨

老照片

赵荣发

我常常会在闲暇时翻阅我的那几本相册。每每这时，我的耳畔便有隐隐的歌声顺着时光隧道从天际传来，其中有毛宁的那首《涛声依旧》：“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枫桥边……”

在所有照片中，有一张始终被放在第一册的首页。那张照片的纸质已经微微泛黄，是一个不满周岁的小男孩。他穿着一件浅底圆点的娃娃衫，头顶上却扎着一根朝天的小辫子，脸颊圆鼓鼓的，一双眼睛虎虎有神。

这个小男孩就是我。听母亲说，那时我刚满周岁，父亲正在一家商行当职员，全家住在上海市区的一条弄堂里，过着令不少人羡慕的小康生活。

放在同页上的另一张照片，是我和哥哥与母亲的合影。它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末。照片上的母亲留着齐肩烫发，穿一件毛大衣，看上去年轻而端庄。我们兄弟俩则穿着棉衣戴着棉帽，一左一右地依偎在母亲的身边，显得十分乖顺。那一刻我们兄弟俩全然不知，今后我家将迎来一段漫长的辛酸生活——那时，我的父亲已经故世，我们孤儿寡母三人又刚被从市区“疏散”到乡下定居。这张照片，可谓是昔日的弄堂风情所留下的最后一抹夕阳。

母亲后来成了一个农民，她的再一次照相只是为了办理身份证。那时，母亲清瘦的脸颊上已爬满皱纹。这一条条岁月垄起的沟壑里，盛下了母亲历尽的艰辛和沧桑。

类似这样反差鲜明的照片，在我的相册中还有许多。

那张在“文革”大串联时，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前拍摄的照片，是我中学时代的最后留念。我臂上套着一副醒目的“红卫兵”袖章，右手揣着一本毛主席语录；与这张照片相对照的，是相隔10年恢复高考后，我终于有机会考入大学，站在丽娃湖畔和几位室友聊天的场景，早晨的太阳给整个画面添上几许柔和的光影。

从那时起，我的照片逐渐多了起来，而且慢慢地从黑白走向彩色。这些照片中，有我在乡村中学任教时的工作照，第一次去武夷山参加笔会时的合影，第一次出国到日本游览的留念……依稀中，我和妻子抱着刚会走路的儿子拍照时的情景，分明就在昨天；而事实上，现在我的小孙女都上幼儿园了，我牵着她的手玩耍时的那张照片，已经被我搁在办公室的电脑桌上。

岁月如梭，时光过得真快啊！幸亏，有照片为人生留下了印痕，有时顺达有时蹉跎，有时欢乐有时痛苦。然而，不管如何，当曾经有过的这一切已经过去，所有的往事都会勾起一番眷念。只是，当我如今翻阅这些相册时，总会涌起一份深深的愧疚——除了那张我和哥哥与母亲的合影外，我居然再也找不到一张与母亲在一起的照片！我怎么会疏忽了这件事的呢，我算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么？

不必去问“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”，再多的老照片也都无法弥补这份失误。或许你还来得及，那就抓紧做吧！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
君恩怎及琼浆好

胡晓军

京剧《贵妃醉酒》名气之响，远超剧情相类的昆曲折子，尽管有许多人认为前者实为后者蜕化、衍变而来。昆曲固是百戏之祖，但京剧的影响却后来居上。原因之一是京剧既讲角儿，又逞流派，用的是名角名派两者的合力；昆曲虽有名角，却无流派，于是热闹减了一半也不止。不过我倒觉得，这对两个剧种而言，都是好的。就拿《贵妃醉酒》来说，京剧长于爽朗坦白，在富贵华丽中透孤独；昆剧胜在缠绵婉曲，于清幽寂寥中含凄怨，各擅胜场，俱达妙境。京昆各演贵妃醉酒，将同工化作了异曲，实是观众之幸。

戏的故事极简单。唐玄宗与杨贵妃约于傍晚在百花亭共饮，杨妃心中欢喜，早早梳妆打扮而往，却久候不至。正在惶惑，忽报皇帝驾幸别宫去也。杨妃听了，怨望难排，于是借酒浇愁，不觉喝得大醉，怅然回宫。然而，戏的意味却甚复杂。杨妃虽以千娇百媚之身迅速得宠，毕竟始承恩泽，还未到使“六宫粉黛无颜色”的境界。比如那位江采萍，虽比她长了九岁，却仍让皇帝眷恋难舍，尽管这种眷恋带有很浓的歉疚在。当年，玄宗知江采萍酷爱梅花，不仅为她栽梅树、建梅亭，更封她为“梅妃”。梅妃体态轻灵，一场“惊鸿舞”跳得玄宗赞不绝口。可怜年岁不饶人，如今的“惊鸿”是再也跳不过“霓裳”的了。不过梅妃腹怀锦绣、口吐珠玑，却是杨妃不能望其项背的。这不，梅妃婉拒玄宗所赐的一斛珠，还赠以《一斛珠》，只消“长门尽日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”两句，便把皇帝的魂儿、身儿整个儿勾了去。

我料此时的百花亭，必是红情芳菲，绿意婆娑，风吹碧池，水纹渐兴，腾起丝丝细浪，在夕阳的映照下泛出粼粼的金光。春已深了，天已暖了，由于等得太久，杨妃出浴的丰腴身体已从最初的清凉转为燥热，微微沁出的汗水将香粉濡湿，黏搭搭的很不舒服。想到皇帝正与别的女人欢会，她头上的金簪不由低垂下来，忽地，看见银盘中满盛的红荔，这平素最喜之物，此刻竟连一丝食欲都激不起来。

曾几何时，她在玉盘之上舞起霓裳羽衣，皇帝神气清爽，满面春风，亲自为她击鼓伴奏，如今却是一点声息也无。冰轮从碧海上冉冉升起，茕茕玉兔儿，冷冷广寒宫，她那么喜欢李白的诗，自会想起那首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；而今即使起舞，也只有天上的月亮、自己的影子凌乱地跟随了。又想起司马相如，想起他的《长门赋》，她可不想做那个伫立玉阶、听凭露水沾衣的陈皇后，要靠才子代笔，侥幸重获君恩。其实杨妃该知道，对玄宗来说，丰杨瘦梅，一手一枝，不但是他的自由更是他的权力；杨妃更该知道，还有成千上万失去自由的白头宫女，只是这个权力边缘的尘埃而已。还是什么都不要想，不如畅饮美酒，它至少能在腮间栽下一抹嫣红的昙花，纵然短暂，却比君王的恩宠和情谊长得多。

花满幽亭，池吹细浪，夕霞倦漫龙檐。新浴初凉，已凭粉汗侵黏。忽传春水寻芳去，失意间、低落金簪。纵银盘、南荔鲜莹，亦失娇甜。

霓裳奏鼓声何在，只当头月色，对影成三。怕望长门，玉阶湿却罗衫。君恩怎及琼浆好，尚能留、一抹红昙。莫相扶，无力归时，且倚珠帘。

《高阳台》这支词牌，出自宋玉《高唐赋》。楚王游高唐，倦而昼寝，梦遇巫山神女并自荐枕席。临别时，神女说：“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阻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”杨妃虽是美艳绝伦，却非巫山神女，不仅来得艰难，更无法去得潇洒。所以她此刻只能是在高高的阳台下，用一双迷离的醉眼，看着台上朝云暮雨。

渔阳鼙鼓动地而来，玄宗被三千御林军卷裹着逃出宫门。仓皇之间，他只带上了杨妃，未及或是根本没有想到梅妃。但二妃都难免一死，梅妃丧于长安乱兵之中，杨妃则死于马嵬梨树之下。死期前后有差、凶手敌我有别，却都是玄宗无力保全的。昆曲《长生殿》“哭像”一折演玄宗避难成都时，渴念杨妃，命人以檀木制杨妃造像一尊，抚着造像哭道：“是寡人全无主张，不合呵将她轻放。我当时若肯将身去抵挡，未必他直犯君王。纵然犯了又何妨，泉台上倒博得永成双。”老泪纵横，深情浩荡，却只止于长长的悔恨。昆曲演他哀杨妃，京剧则演他悼梅妃。京剧《梅妃》尾声，玄宗重回长安宫中，举目断壁残垣，到处残花败草，他倚着梅亭，伤着往事，也一样噙着泪水，一样唱着哀歌。玄宗先弃梅妃、再舍杨妃，也就是说梅妃应死于杨妃之前；然而玄宗长安“哭梅”却在成都“哭杨”之后。看来君恩虽然寡淡，仍有厚薄之分，一如劣酒也分档次。正是——

君王初宠爱梅女，遍植名花在后宫。又恋霓裳起舞踊，忍看珠玉堕兵戎。重回故地宁无泪，追忆旧人原是空。向使华清池水暖，梅亭兀自怅春风。

南北“窝心”

贺国伟

“窝心”含义，南北不同。在南方的吴方言地区，称说“窝心”是指开心快乐或高兴满意，如茅盾《多角关系》第十三：“哈哈！陶乐翁他们也躲着我们窝心去了！哈哈！”这个“窝心”也写成“捂心”，因上海地区“窝心”与“捂心”同音。人们可说“交关捂心”、“侬哪能会得介捂心啦？”台湾电视剧中的“窝心”，是指因某原因而产生的令人愉快或贴心的感觉，意思类似普通话的顺心、舒心。

而在北方，“窝心”则是指“难受、憋气”，如老舍《骆驼祥子》第十五：“他窝心，他不但想把那身新衣扯碎，也想把自己从内到外放在清水里洗一回。”这里是指因受委屈或受侮辱后不能表白或发泄而心中苦闷。时间再往前到几百年前，《红楼梦》中袭人被宝玉踹了一脚后，晴雯问袭人“因为你伏侍的好，为甚么昨个儿挨窝心脚啊！”这里的“窝心”就是受挨，指的是“不开心、不愉快”的事。

由此，南北交流，“窝心”径庭。特别是南方人士开国语说“窝心”时，会被理解成北方的意思，特请诸友谨记为要。

吴景略轶事

翁思再

古琴界把吴景略和管平湖称为当代李杜，即吴景略飘逸绚丽如李白，管平湖踏实刚劲如杜甫。吴景略是虞山派代表人物，1907年生于江苏常熟，1980年出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。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，桃李满天下。

吴景略少年时学过琵琶、三弦等，后来向王端璞学古琴，可是只有三个月，王端璞就去外地做官了。痴迷上瘾的吴景略面对琴桌犯愁，难以为继。他只身来到上海滩，面对茫茫人海，如何找到老师和知音呢？他灵机一动，走进一家旧书店，向营业员告知来意，然后指着柜台下的古琴谱问道：有谁来买过？热心的营业员介绍了一位叫徐少峰的医生，并告以地址。然而吴景略造访未遇，原来徐医生出了远门。回到家乡后，吴景略写信到徐少峰的客居之地，款吐心曲。徐少峰读信后很感动，便委托今虞琴社社员李明德，专程去常熟帮助吴景略。

吴景略向比自己大九岁的李明德行礼后，说道我只学了点皮毛，想看看正规的琴家是怎么弹的。李明德弹奏一曲《梅花三弄》，又在吴景略的请求下，复奏一遍。吴景略当即强记，待李明德回去后，迅速整理谱子，反复练习到深夜。次日李明德又来，吴景略操弄丝桐。一曲《梅花三弄》，非但理解到位而且有精彩的创造，令李明德大吃一惊，自叹弗如。他告诉吴景略：你有天才，不必拜师啦。1936年末，吴景略经李明德介绍加入今虞琴社，游走于苏州、上海，结识时杰，技艺大进。由他改编的《梧叶舞秋风》在古琴圈内走红，经常在会演时弹奏。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聘他为弹拨乐专业主任。

上述故事是胡维礼先生告诉我的。退休数学教师胡维礼先生今年95岁高龄，酷爱古琴艺术，是硕果仅存的今虞琴社社员。1974年吴景略在运动中被中央音乐学院“扫地出门”，来上海住女儿家；胡维礼和他住得近，得以经常问艺。二人初见时，吴问：你是向谁学的？胡答：我是留（声机）学生，依据《古琴曲集》上的谱子。吴说：谱子是死的，还可能会误导，你必须从实践出发。于是他一边抚琴一边解说。吴景略的抚琴姿态也使胡维礼得益匪浅。有一次操弄时，他嘴上叼着一根香烟，手在弹奏，烟在燃烧，而一曲奏毕，双唇夹着的那个长长的烟灰柱居然没有掉下来。胡维礼惊问其故，吴戏谑地说：我不是在抽烟，而是在“顶香”。原来吴景略双手操琴时，无论乐曲如何跌宕起伏，他的上身也能够纹丝不动，全凭心里使劲。当然烟灰掉落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的，而每当此刻，吴景略的右手一扇即一弹，在乐曲的运行中拂净烟灰。胡维礼向吴景略学了四年，逐渐深入堂奥。后来他据吴景略实授而校订曲谱，编辑出版《古琴曲谱选集》，为后学者指点迷津。

除了胡维礼之外，吴景略当时在上海还教了陈树南、王吉儒、吴景祥和姓胡的画家等，坚持不取酬，而学生们回报无门。七十年代末期“四喇叭”卡式录音机风行，吴景略非常喜欢，可是阮囊羞涩，就想卖掉家里的古琴去换录音机。胡维礼阻止道：将来古琴一定比“四喇叭”值钱得多。于是他买了一只三洋牌9994型录音机赠之，这才了却了这一对师徒各自的心愿。

十日谈

幽幽七弦情

古称琴为大乐，琴音曰德音。请看明日本栏。